

在天津图书馆,数十万册古籍静静安放在时间里。一群古籍修复师如同医生,以仁心妙手为千年古书“续命”;他们也像古籍的朋友和学生,以纸绢为媒,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,再将这些被修复的文字留存给更多人。

近日,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,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、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万群成为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传承人。记者走进天图古籍修复现场,走进社区古籍修复体验活动现场,对话万群和她的徒弟,听他们讲述“复活”断简残编背后的故事。

【场景】毛笔、镊子、敲书锤 古风“工匠”与现代仪器结合

在天津图书馆的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古籍修复工作室,一边是毛笔、镊子、针锥、宣纸、敲书锤构成的“工匠”场景;一边是拉力仪、撕裂度仪、显微镜等精密仪器组成的科技画风。工作室内极安静。几位修复师沉浸在自己和古籍的“对话”中;晾纸架上垂下的四尺单宣,薄如蝉翼却纹丝不动。

万群走进工作室,与徒弟王笑熙讨论正在修复中的清代《钦定全唐文一千卷》。万群用竹起小心翼翼地拨起书页,她告诉记者,这本古籍的破损程度不高,对于早已能独当一面的徒弟们来说,修复起来难度不大。

■ 对话天津古籍修复技艺 国家级传承人万群:

何其有幸 通过我们的手 让古籍延续几世纪的生命

在故纸堆中研究实践三十余年,万群对古籍修复的热爱如初。她每天仍穿梭于图书馆的办公室和工作室之间,往来于天津和陕西古籍修复传习所之间。她说:“多年来,一旦沉浸在修书的世界里,外界的事情都与你无关了。”

修书超30年 仍在一线

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,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,万群1987年进入天津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与修复工作,至今38年。她主持天津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建设及《天津图书馆藏周叔弢珍贵古籍修复与研究》等项目,经手修复了敦煌文献、宋元残叶等各类古籍珍本达千余种。

说到自己的日常工作,万群说:“团队每年要修百十来册的藏品,还有一些单位合作的工作要做,比如为清华大学修8册修复难度较大的古籍。我要求自己,始终保持手中有能修的东西。”

修万卷书,也阅万卷书。作为南开

大学古籍修复传习所的导师,万群笑说,每次到了南开都有沉浸式修书时段,而自己依旧能从中找到乐趣。

胆大心细 不做“死修书匠”

应记者要求,万群从书柜捧出了她去年出版的《古籍修复知识辞典》。这本沉甸甸的大书收录古籍修复辞目3600余条,每条加释英文翻译,不仅包含着撰著者的悉心研究,更以“首部”填补了国内空白。

万群师从杜伟生和张平两位大家,从老师们身上,她看到了一位修书人真正应有的境界,应该做一名有文化素养,甚至是专家学者型的古籍修复师。

“我觉得修复师们不仅要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,还要深入了解古籍的历史和文化背景,才能更准确地制定修复方案和实施修复工作。所以我说不能做‘死修书匠’,而是要‘文人修书’。修书越多,你越会感觉到积累学问的重要。”万群表示。

传习不怠 制造“相遇”的可能

在带出了十余位高徒后,万群将重点放在天津传习所、陕西省传习所、南开大学传习所的工作上,将古籍修复的非遗技艺教授给更多年轻人。通过她的努力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喜爱古籍修复。

“为什么做这些?一是可以借此让年轻人了解中华文化,再有就是制造与未来的古籍修复师相遇的机会。”万群回忆,当年自己的老师张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场讲座,吸引了一位化学专业的大学生胡泊前来。当年的胡泊,如今已成为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的带头人。

万群始终表达着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幸福感:“范宽的《雪景寒林图》万人争睹,它上面其实有历代能工巧匠的修修补补。试想,经过我们的手,能让一本古籍再延续几百年‘寿命’,那将是件多么幸运和神奇的事!这不是一个能成名获利的行业,但一定会有喜欢它的人,一定会有做这件事的人。”



38载 故纸天地宽 修书岁月长

记者对话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古籍修复师万群

【场景】为孩子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古籍修复课

3月,红桥区铃铛阁的睦华里社区,因为一场古籍修复体验活动而热闹起来。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师叶旭红和其他修复师一起,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古籍修复课。

如何对破损古籍检查和记录?如何寻找方案修补?怎样装裱成册?现场,有的孩子仔细聆听,但也有孩子显得意兴阑珊。在实操环节,叶旭红和其他老师们生动解析、细心引导,所有的孩子都拿起宣纸,认真地操作起来。最终,大家看着自己修复好的“古籍”,开心地一起合影。

叶旭红: 为孩子种一粒种子

“80后”古籍修复师叶旭红师承万群,曾多次完成如北京文物局碑帖拓片与佛经修复、天津大学珍贵古籍修复的重大项目。而将从万群老师那学到的非遗技艺带进校园和社区,也成了她和同事们的日常工作。

“我们每期活动都为孩子们设置不同的主题,比如木板水印、碑帖拓片,讲的其实是人间烟火中的文化,更方便孩子们接受。希望孩子们通过体验和学习,能够种下一粒文化的种子,未来也能够参与到古籍修复这项非遗技艺里来。”叶旭红告诉记者。

而对于传承这项非遗技艺,叶旭红说:“虽然一直从事古籍修复工作,但和老师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。师父不光教给我们技艺,更重要的是教我们要静心、用心、修心。古籍修补也是一种修行,有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里面。”

王笑熙: 传承技艺 理论与实操结合

制定修复方案、拍照、采集纸样、收集各项数据信息……37岁的天图古籍修复师王笑熙最近忙于清《钦定全唐文一千卷》第371-373卷一册的修复工作。

从李国庆、万群到张建国老师,王笑熙从学习古籍版本知识到古籍修复技艺,一路成长。正式拜师万群后,协助老师参与了敦煌残片的保护项目,磨练技艺、开阔眼界、提升技能。近年来,王笑熙主持或参与了多个重大修复项目,并参与了万群主编《古籍修复知识辞典》的编著工作。

2022年,王笑熙受邀回到母校天津艺术职业学院,任数字画修复基础知识课程。他告诉记者:“把师父传授给我的技艺技法,倒篋倾囊般地传授给同学们。通过职业院校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实操教学,能让传统修复技艺更加有序地传承下去。”

记者 王轶斐
摄影 记者 曹彤

故纸堆里找乐趣 也是一种修行

